

我們來

談心

目錄

前言
知心
清心

虛心
保心
治心
換心
同心
開心
存心
誠心
仁心
交心
忠心

前言

說到談心，通常是說引入閒聊，天南地北，不着邊際的談在這裏可不是我們的目的；必須先說明。在此談的是“心”。還該加以界定，是談心思，包括意志，情感。就是古典語詞的對於“心”的用法。所以這裏不是談現代醫學上心臟的狀態，因為在絕大部分地區，只有經過訓練的專業人員，才可以獲准進行醫療手術。

“人心不古”的話，已經說了許多年代，但從未能有效處理過；法令，禮儀，不少言之有理的方案，依然難以改善人心趨下。惟有聖經對於人心有清楚的啓示，和有效的處方，也在藉聖靈的工作，從改變人心，而使世界改變得更適合人居住，並進而承受將來的世界。這在你手上的小冊子，並不是經典巨著，還是得有賴於讀者能敞開心，放下心來讀。

知心

人心比萬物都詭詐，壞到極處，誰能識透呢？
(耶一七:9)

有話說：“萬兩黃金容易得，一個知心最難求。”這話似乎並非誇張；人一生還會能遇到幾個知心人嗎？果真如此，那就更得知道知心是咋回事。

知心真箇那麼可貴嗎？其實，為了不同的複雜的原因，“知心”並不是普遍受歡迎的事。例如：進入某些地方，有安全檢查，人和攜帶物品，必須得經過 X 光透視，有些人就討厭這種手續。如果要如此去知心，那還得了！至於刑事偵查學上的“知心”，可以理解，不少人寧可規避。“知心”成爲客觀事

實的話，數算彼此的朋友，也不免大為減少，因為實在有傷大雅。不過，實事求是，還有必要從知道自己的心開始；自我“知心”，才可以知人。

你想必聽人說過：“問題的中心是心中的問題。”人心到底有啥問題呢？簡要誠實說來，是罪的問題。罪，使人失去了中準。耶穌說了一個原則：“無論何事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。”（太七:12）很容易懂，但有誰經常作得到？這就顯明是有問題了。得到的回答，如果是自認為沒有問題，那才是真的問題。

有位哲人誠實的答案：“我自己返視內心，覺得可怕！”飛鳥，會陷入人設的網羅；野獸，會陷入獵者的機檻；但當人踏入禽獸世界，反倒比較可放心，只需要防備他們忽發獸性，使用其強爪銳齒，就可以和他們相處，絕不必怕他們設詭計陷害。這樣，人類的詭詐紀錄，無可挑戰的，是所有地上生物不榮譽的冠軍。多年前，有人去動物園，看到箭頭指標寫：“最危險的動物”。循路走去，到了個大鐵籠，裏面是空的，只有一面大鏡子！也可算不虛此行。

主耶穌肉身的兄弟雅各，似是莫可奈何的感嘆道：馴獸容易馴人難！說到明顯可悲矛盾情形，且舉舌頭一端來說：“各類的走獸，飛禽，昆蟲，水族，本來都可以制伏，也已經被人制伏了；惟有舌頭沒有人能制伏，是不止息的惡物，滿了害死人的毒氣。”（雅三:7-9）這是說，墮落後人類的情形。不是管制萬物的勝利，而是不能管制自我的失敗。人的牙齒比人年輕些，舌頭與人同齡，其“毒氣”與生俱來，是發自內心。年紀還很幼小，甚至剛學步不久的孩子，其詭詐就獲得父母稱讚，竟然引以為傲，竟說是“聰明伶俐”！期望將來不負“望子成龍”。其實現在就可以得見，不難看到那孩子確實會“成蛇”；當然是由於父母傳承的身教效果。

人去請教醫生的時候，那該能治病的專業者，常會叫你：“伸出舌頭來！”看來身體上的那個柔軟的微小器官，不像會拳打腳踢，也善良過它外鄰的利齒傷人，似最無害無辜的可憐蟲，其狀態卻顯示出深處的病。看那些去看病的人，很少是有被人咬的傷痕；但被弄舌頭傷的人，卻是很多，有的是終身不復的！

不過，聖經告訴人，要知道自己內心的狀況，從舌頭上可以看出毛病在哪裏。這會使人對自己的情況絕望；不過，聖經還指示人唯一盼望：知道自己是壞到不堪救藥，願意把自己那無法修理的心，帶到神面前，作重生得救，有屬天生命的新人。這更新的生命，“心志改換一新，並且穿上新人；這新人，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，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。”（弗四:23, 24）

中國的心學大宗師王守仁，陽明先生說：

人皆曰：“人非堯舜，安能無過？”此亦相沿之說，未

足以知堯舜之心。若堯舜之心，自以為無過，即非所以為聖人矣。其相授受之言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”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，則其心亦與人同耳。危即過也。惟其兢兢業業，嘗加精一之功，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。（王守仁寄諸弟書）

陽明先生說的，人不能免有過，連聖賢也會有過。過猶不及，就是失去中道，不能合宜，要就是聖經所說的罪。知道自己有罪，就需要改正。

知心，所呈現的景象，很難叫人愉快，但是必要的。我們必須正視事實，不能諱醫忌疾，像鴛鴦把頭埋在沙裏一樣，佯為不見，以為就沒有事了。看，鏡子裏的自己：

就如經上所記：“沒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；沒有明白的，沒有尋求神的；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；沒有行善的，連一個也沒有。他們的喉嚨，是敞開的墳墓，他們用舌頭弄詭詐，嘴唇裏有虺蛇的毒氣；滿口是咒罵苦毒；殺人流血，他們的腳飛跑，所經過的路，便行殘害暴虐的事。平安的路，他們未曾知道；他們眼中不怕神。”（羅三：10-18）

原來如此！這就是聖經所說的，“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”（羅三：23）“徵友啓事”的相片，是外表美麗動人的包裝，裏面的真相？恕不奉告！可以想像哪個有聲譽的人，願意跟這麼敗壞的人交往嗎？事實是，這樣的人才正需要朋友。據調查：今天的人普遍的問題，是罪疚感和孤單。有話說：“朋友是知道你的心，仍然願意同你交往的人。”沒有人願意同你交往怎麼辦？地上找不到，往上看，惟有神！

好消息！“如今卻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就白白的稱義。”（羅三：24）

基督耶穌知道人的心，知道惟有這樣，才需要朋友，需要祂的救贖。就在祂將要被釘十字架之前，耶穌對那些看來不成材的門徒說：“人為朋友捨命，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。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你們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，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；我乃稱你們為朋友，因我從父所聽見的，已經都告訴你們了。”（約一四：13-15）既知道自己的心，你還敢想高攀，真的高，跟神的兒子耶穌作朋友嗎？不！並非妄想。耶穌說：“不是那麼揀選了我，是我揀選了你們。”（約一四：16）朋友擇交，都是找“好樣”的，真正的好人，世上實在沒有；所以主耶穌道成肉身降世說：“我來本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。”（太九：13）

有一位猶太人的拉比哈利未 (Judah Halive) 說：“你要知道誰是你的朋友，誰是你的仇敵？”又說：“留意甚麼在你的心裏。”

你不必怕沒有知心的朋友—有耶穌！

清心

心裏所充滿的，口裏就說出來。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，就發出善來。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，就發出惡來。(太一二:34, 35)

甚麼泉源出甚麼水。(雅三:11)不過，若可以隨機應變，只在有的時候才流露，就更為詭異：“人心懷藏謀略如同深水，惟明哲人才能汲引出來。”(箴二〇:5)因此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是普遍的社境，也就成爲人不得已的心境。

耶穌在祂登山寶訓裏就說：“清心的人有福了！因爲他們必得見神。”(太五:8)首先思想“見神”是甚麼意思呢？

我們得知道，這裏說的可不是死後見神。“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”(來九:27)這是說，見神是頂容易的事，比見地上的大人物，或自大的人物容易多了。甚至不需要你定約會的時間。不僅如此，還是非見不可的約會，因爲死後有審判，而且無地可逃。

不過，前文所說的見神，也不僅是與神的交通，相見；既然說到要“清心”，就可推知是能看見神比較適合文義。這樣，清心格除物欲之後，才可以看得見神，也就在凡事上能把神放在眼裏。使徒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：“你們總要自己省察，有信心沒有，也要自己試驗。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，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嗎？”(林後一三:5)這樣說來，有耶穌基督在你心裏，就是看見神，也是透過耶穌基督看世界。

“清心”說來不容易，作來更難。可是人心的真實內容，真是“乏善可陳”，就算是單純為公共衛生的緣故吧，人心也絕

不適宜完全敞開。因此知心難求。因為人“關心”，或缺乏關心。這聽起來像繞口令，這裏所說的“關心”，是必須要加以定義的語詞。值得推行的事。所以許多社會，各有其禁忌，不能完全客觀，卻把大眾傳播加標顏色識別，如：黃色，黑色，紅色，禁戒或不鼓勵其傳播。這樣，各人就“不可全吐一片心”。

關閉的心：人本來應該有溫暖的相互關懷，也是社會成為人需要的原因，正是這種關心，是正常的現象。如果沒有交通，就不成為社會。可惜，今天的情況，可就是不正常。失去的，成為人間的悲哀；代之而來的，是關閉的心。我們都知道，張開的手才可以播散種子，敞開的心才會湧出愛的清流。關閉的心，是極不健康的事。中國人“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”，是病態文化，聽來就比霜雪更叫人寒心，阻滯社會的進步。大同社會的高尚理想，就是“不獨”——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共同養老卹眾，不獨佔資源，不獨惜己力，一句話，人共同建立公益的社會。

關顧的心：今天的社群，沒有人真正關心，是明顯的事實不難見一個“家庭”，湊合在同一個屋頂下，男人說：“我有兩個孩子；她有兩個；我們有兩個。”這一家人之間，自然會彼此關心——是把心，關閉起來，生活在一起，也就不會“開心”。各自關閉的心，不能組成一起。人間需要的，是能放下心上戒備，把你的心向別人敞開。

關鎖的心：雅歌中的良人稱讚他的新婦，美慧更加上品德貞潔無疵；就成為“關鎖的園，禁閉的井，封閉的泉源”（歌四：12）。因為古時使用井水，需要加蓋，以保持清潔，不能任憑人獸侵入，弄得渾濁污穢。因此，人也需要保持清心。可惜，今天人不加注意，讓不該侵入的進來，任不該流露的流出；大眾傳播的便而不利，形成污水橫流的現象，以至道塗泥濘不堪行！

“你的泉源豈可漲溢在外？你的河水豈可流在街上？惟獨歸你一人，不可與外人同用。”（箴五：15, 16）

關鎖的園，封閉的泉源，是多麼安靜的景象！現在的人似乎甚麼都不缺；但所缺乏的是安靜。靜，與誠相近。我們所聽到的各種噪音，實在太多了。禁止噪音的侵擾，實在有其必要，應該算為妨害隱私權。作為朋友和親近的人，也應該尊重別人的安靜。讀到聖經中約伯的朋友們，你不覺得他們的話整套的出來，會太多了些嗎？“安靜是肉體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爛。”（箴一四：30）記得：少說話，是最重的禮物；探訪病人的時候，尤其如此。古代的上等人，通常會注重禮貌；搞得約伯極不耐煩，對有朋自遠方來，竟然說出不尊敬的言語：“你們以為可記念

箴言，是爐灰的箴言；你們以為可靠的堅壘，是淤泥的堅壘！”
(伯一三:12)誰希望得到這樣的反應？如果參與的人知機，到此為止，大概我們都不會感到失去甚麼；可惜，以後還有許多不愉快的話。

基督徒所需要的清心，是把心門向世界關閉，唯獨向主敞開，在祂面前傾心吐意。

有一位教會的牧者，會眾確認他甚麼都好，可以作群羊的榜樣。就是有一個問題，很難得他的同意，增加對他的供應。後來有一天，他說明其中的理由：不是為教會省錢，是為了自己的好。他說：我初來的時候，對於你們給我的供應感恩領受，認為很夠用的；後來，你們增加了對我的供應，我也能夠使用，但感恩的心減少了；以後，如此下去，供應增加，感恩遞減。我就發現，這樣不得了；你們的牧者，會變成吃羊的豺狼！所以，我正式請求“減薪”！當然，這不是鼓勵教會苦待牧者，假作屬靈。這也不僅是個故事，確有其事；希望還能更多有。

與眾寡合的獨自尋求心願，並惱恨一切真智慧。
(箴一八:1)

從前有一位聖徒，非常有學問，不同於別人的是，他同時也非常謙卑，二者會同在一個人身上發現，很是難得。這使人希奇。有人問他，是甚麼使得他不驕傲呢？回答：因為他有普通常識。很簡單；任你如何聰明，總得承認不知道的事物比自己知道的多。同樣的，人所有財富，都比非自己所有的少；所不能作的事，也比自己所能的多。知道這些事實，還能有甚麼可驕傲嗎？

世界上偏有人不肯如此。有個笑話說：獨裁者的電話沒有聽話器，只用以發號施令。其實，絕沒有那回事。因為他有個極大的需要，就是愛聽好話的癖好；如果沒有人對他說歌頌其“偉大”的好話，他會茫然若失，擔心自己營養不良，真變得瘦小。其實，這可不是談甚麼“稀有動物”，也許你就是這樣一誰不喜歡人家誇你聰明？到發達的時候，子女也發達，有了地位，多有錢財，偶然作些好事，就準少不了人稱讚。若有人說句真話，必然使他感受冒犯一感冒。

世界上的成功，成功的酒醉，使他孤立起來；就像是酒醉的人，自以為站在桅杆頂上，高不可攀，不容人挑戰！他自己挂一面旗幟，上書：“分別為聖”，或“替天行道”；只是其上不揚起愛的旗幟(歌二:4 約一三:35)，也沒有餘下的位置揚起真理旗幟(詩六〇:4)。他只是這也分，那也分，與人隔絕，成為他自家標準，就是孤家寡人，“獨自尋求心願”。危險的境地是誰的話也聽不進去，必然的結果是“惱恨一切真智慧”。

可世上並不少這樣的人，其中之一，有位聖經人物其尊諱是拿八(撒下二五:14-36)。久居在迦密谷地，從未看見遠處，他自己有田園，牛羊，只想到自己，飲酒宴樂，像王一樣。有奴僕告訴他，這世界還有別人；少則逢其怒遭受呵斥，重則鞭笞趕出去。當然他不知道，大衛的團隊就在附近，作他的保護，也可能構成威脅。想想看，這人可真是獨夫。自己一人，擺設筵席，也不用甚麼人陪，既沒有朋友，連鄰舍都沒請上一個，他獨樂樂過於眾樂樂，真難尋找到這樣的人；越來越高，以為自己是一方之王，誰若給他講真實的世界，他要不就懷疑其不真，否則講真話者的忠貞就被懷疑。除了歌頌的話，別的話，都聽不進去。他的心成為孤獨，住在自己設計的虛幻世界裏，自以為是，也就惱恨一切真智慧。

你說，怎會有這種事呢？真智慧在哪裏？是神的話！讀聖經的人未必屬靈；不讀聖經的人必然不屬靈；愛讀聖經的人又當別論。不聽神的話，神還不立時計較，不聽獨裁者的話，會失去好職位，以至生命！這就製造出“教皇無謬”論，和眾多的殉道者。可抗羅宗竟然有許多“無冕皇”，情形可想而知。

追本溯源，問題在於心一失去聽話功能的心。

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，
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。
主每早晨提醒，提醒我的耳朵
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。
主耶和華開通我的耳朵，
我沒有違背。(賽五 0:4, 5)

先知以賽亞告訴我們，要作一個受教的教導者。人失去能聽的耳朵，隨之失去教導，輔導的恩賜。當然，如果有錢有勢，或伶牙俐齒，佞口善言，依然可以吸引聽眾，但要能建立造就人，完全是另一回事。我們也應該檢查，試驗自己耳朵的功能，每天早晨操練。如果神的話不合我的心意，就是我的心意不能合神的話。否則必然是心意錯了，就是心有物欲；那麼，格除物欲，就可以聽從神了。

教師向一群孩子提問：“如果你失去耳朵會怎麼樣？”這似是不成問題。想不到，有一個孩子回答：“沒有耳朵就看不見了！”因為沒有耳朵，就無法戴眼鏡。這回答很有啓發性。

如果全不能聽，單憑眼見，總是難看得夠遠！

“主耶和華開通我的耳朵！”先知如此說。這是說到舊約的律例：希伯來人奴僕，服事主人六年期滿，就應該可得自由；但如果由於愛，不願意自由出去，願意作為這家庭永遠的一分子，“他的主人就要帶他到審判官那裏，又要帶他到門前，靠着門框，用錐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遠服事主人。”(出二一:6)此後，“開通耳朵”的奴僕，就表明願意終生聽從主人的話，不隨自己的意思出入，自然包括不隨意講自己的話，因他是屬主人的。如果主人的話有“不順耳”的時候，就該思考是否自己耳朵的問題，有否被“開通”，戴上主的耳環；當走過主人的那道門，要問自己是否奉主的名出入，忠於主所託付的事工，說主人的話，作主人的事。這也是真先知與假先知的差別。想來中國字的“聞”，也頗有意思，真箇耳在門中，就不會“聽而不聞”，會從心裏遵行主的旨意。當然這不是正宗字源學。

主耶穌登山寶訓，開口就教導群衆：“虛心的人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”(太五:3)可虛驕狂妄的少年，不僅無法承受天國，連地上並非長久的冠冕，即將落在他的頭上，也會輕易失去。這足以作我們的鑑戒。

現在說使徒保羅吧！他可能是最像耶穌基督的人。他說過這樣不尋常的話：

這不是說，我已經得着了，已經完全了；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；我只有一件事——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標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

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。所以我們中間，凡是完全人，總要存這樣的心。... (腓三:12-15)

這裏叫我們詫異的是，保羅承認他自己還沒有達到他期望的完全地步；又說：“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”（或作成熟的人），也要如此存心。這是說，越是成熟的人，越應該自己知道不足，更加努力追求。這話提醒我們，要知道自己不足的屬靈情況。甚麼時候，不覺得自己缺欠，才是最大缺欠，顯明不夠虛心求進。

作屬靈領袖的，更須要虛心，有服事的心。孩子們虛心，所以能長進。我們教導孩子，也可以向孩子學習。

以色列人最敬愛的大衛王，“按神的旨意服事完了他那一世的人”（徒一三:36），是何其美好的見證！只是輕狂的“貴二代”羅波安，生活在逢迎中，總是滿足於輕飄飄的，腳不沾地，聽不進老成人的建議：“王若服事這民如僕人，用好話回答他們...”（王上一二:7）。羅波安滿心作威作福，壓根兒討厭“為人民服務”的概念；“這豈不是要腳踏實地了？哪還有王的樂趣？”他寧願聽從少年人出的主意，用狂妄暴虐的話回答人民，結果是丟掉大部分的江山！可哀也可怕的是，這樣的悲劇，並不曾因歷史的錯誤而止住。

有些現代城市，在道路中間，擺設一堆形貌全非的汽車殘骸，警告駕駛人謹慎；也有在路邊立一面牌子，大書失事者的數字；都是要警告人“前車已覆，後車當鑑！”不過，這些善意的警示，無論多麼觸目，並未能使人驚心，特別是那些需要注意的人，他們以為是別人的事，所以未能阻止增加下一個！

保心

要保守你的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（箴四:23）

世界各國的軍事裝備中，都注重對心的防護；不僅從前冷兵器的時代這樣，至今熱兵器時代仍然如此，而且擴及非軍事人員。不應有例外，教育是為了傳道，授業，解惑。但美國的學校裏，大部分不能發揮這應有的功能，其混亂情形非常可怕。教員不僅不受尊重，反而被定為“危險職業”。誰有執教的親友，你可知道該給他們甚麼禮物？最佳的禮物，是給他們防彈背心！其實，該正視的問題，更需要心防的，是學生們。不過，已經不再流行了，所以問題才會產生。說來普遍使用防彈背心還是較貴，經濟實用的，是注意孩子們有興趣的讀物；可憐沒人管！孩子們花太多時間，不在課本上；而是從各種方便的渠道，看暴力的圖畫，書籍，影視；更能得心應手的，是手機電話。孩子們喜好模仿，槍枝很普遍，到有了機會，就加以模仿，得心應手。

聖經十分注意心防。

有很多東西，叫人看了動心。但應該考量主是否要你去取得，所由取得的方法是否正當。所以要有心防。神賜給信祂的人全副軍裝，“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，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”（弗六：14），是最重要的裝備。又說到光明之子，不要隨從世俗過醉生夢死的生活：“我們既然屬乎白晝，就應當謹守，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。”（帖前五：8）

中國古老的智慧，有大學一書，開宗明義，告訴人大學問的起始，要“格物致知”，才可以討論“明德”。對於“格物”的認識，有幾十種解釋；主要因為受朱熹注解的影響，許多學者誤以為是格求事物之理。不過，書中此處所說的，是在於明德；因此，其意思是格拒物欲，使心能清，才可以明德，是順理成章的事。何況四書沒有系統的談到物理，只是講倫理，並未及於科技。可是歷代儒者，就是過不了這一關，知道物理容易，倫理難得多，寧可顧左右而言他，其走不上“修齊治平”大道，原因正在於此。

保守心清

聖經論到心防的重要，指出是甚麼阻礙人愛神。

“人若愛世界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。因為凡世界上的事一就像肉體的情慾，眼目的情慾，並今生的驕傲，都不是從父來的，乃是從世界來的。”（約壹二：15, 16）又叫“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”（林後一〇：8）。想想看，多麼正確！所以必須把那些清除，才可以看見神。

神一直在那裏。神是永在，是無所不在。只是愚頑人眼中沒有神；因為心不清，自高了，被世界的霧霾障蔽。我們都知道眼睛明澈的快感，如同周遭的事物都被雨洗過。

“見神”，是從神的觀點看事，看人，看世界。特別是因為“由心發出”行動；觀點錯誤，行來就一無是處。

保守心正

保守心平，直，柔，和。保羅寫信給教會：“我們作基督的使徒，雖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卻沒有向你們或向別人求榮耀；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，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。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，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，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，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。”（帖前二：6-8）這給我們看見，勇敢衛道，不惜以身殉道的使徒，有其女性化溫愛的一面，因為愛使人溫和。因信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，“不怕王怒”；是所謂“信心的英雄”；但摩西絕非窮凶極惡，面目猙獰的見人咬，裝威風，多疑好鬥；人可能想不到的是“摩西為人極其謙和，勝過世上的眾人。”（來一一：27 民一二：3）。那是因為摩西“在神全家盡忠”（來三：2）。屬靈的領袖可不是作官，騎在人民頭上，作威作福；而是為服事神而服事人，藉服事人而服事神。

保守心忠

作為在基督見證軍中的一分子，要對主忠心。

在積極進攻方面，使徒也講到心戰的方略：“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，卻不憑着血氣爭戰。我們爭戰的兵器，本不是屬血氣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，將各樣的計謀，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，一概攻破了，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，使它都順服基督。”（林後一0:3-5）

可惜，不少人看爭取自己的勝利，過於高舉基督，堅持真理；但屬主的人，無論如何，都應該忠於基督。

所以爭戰不是靠自己，是全賴基督；得勝不是為自己，是為了基督；得人不是歸自己，是歸於基督。

治心

治服己心的，強如取城。（箴一六:32）

人不制伏自己的心，好像毀壞的城邑沒有牆垣。

（箴二五:28）

人間各樣的器具，都各有其用。心，自然也不能終日閑置不用。使用就必須能夠控制。

心是很難控制的東西。這不是說心臟器官的疾病，是說人城府的中心，包括意志，心思，情感，在傳統上，稱為“心”。

人心中的情況，外面看不透；但在言語中，可以真實的表現出來一為人如何，言語就如何。所以不要多費錢費力，追求語言藝術的演進，要正本清源。

制心與制舌

古人就說：“俠以武干禁，士以文賈禍。”聽來似是不鼓勵言論自由，又提倡槍支管制，不符合美國生活方式，老舊不合時宜。其實，那只是說流氓暴力文化，不負責任的爛文章，並不是好事；至於如何界定管制，或感化，都不在言下。

聖經教導我們言語的重要。“生死在舌頭的權下，喜愛它的，必吃它所結的果子。”（箴一八:21）因此，“心裏相信，就可以稱義；口裏承認，就可以得救。”（羅一0:10）聖經又說：“智慧人的心教訓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長學問。”（箴一六:23）

主耶穌告訴門徒：“凡在人面前認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認他；在人面前不認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認他。凡說話干犯人子的，還可得赦免；惟獨褻瀆聖靈的，總不得赦免。”（路一二:8-10）可見對於由心出口言語，必須得加以謹慎。話不能亂說，也就是心八年不治。

我們常以“有口無心”為自己，或為別人找藉口，辯護，掩飾；其實，那只是文過飾非。所以有心由口，才是好事。心裏有智慧，在教訓別人以先，教訓他自己的口，知道甚麼該說，能夠造就人，增長人的學問，包括增長別人，或共同增長；在此之先，是問別人，還不恥下問，學問就可日得增益。希臘哲人蘇格拉底，就是深思善問的好教師典型。

一個完美的例子，是少年耶穌在殿裏，“坐在教師中間，一面聽，一面問。凡聽見祂的，都希奇祂的聰明和祂的應對。”（路二：46, 47）

我們承認主耶穌的全知，即使祂在肉身的少年時，也是如此。那麼，祂的殿中問，是由於不知，需要從世人教師口裏的話增益學問嗎？還是明知故問？祂是藉着發問，顯明真正的問題所在，給予回答。這是藉發問啓發人的思路，引致其增長學問。

明心與啓蒙

對於一般人來說，真知是很重要的。不知道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或知道而不知道自己知道，都有待增長。最可悲的，不少的人寧肯保持無知，而誤以降尊絀貴問人為可恥，似是寧不長進，也不認輸。

有時候我發現，某個字詞自己用了許久，還不知道其意義是甚麼；得查考字典，才曉得“原來如此！”所以“知識是知道自己無知”，不僅是習語，更是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得認真考求。

喜歡多說話的人，不僅是愛聽自己的聲音，更往往是由於自卑心結在作祟。不停的話說，不待人問就作答，表明其知識廣博，無所不知，以至強不知以為知。即使不在所說的上面絆跌失腳，也難免常會惹人生厭。

智慧人“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”。因為其心裏有智慧，知道自己不知道，也知道知道自己知道。因為智慧教導他的口，知道甚麼時候該說，甚麼時候不該說。

科學知識的目的，在於知道可以預測，而可以控制。不知道自己，是最大的問題。因此，知心，才可以治心。知罪才可以認罪，制罪。

狂心與惡習

王夫之示子姪書說：“立志之始，在脫習氣。習氣薰人，不醪而醉。其始無端，其終無謂。袖中揮拳，針尖競利。狂在須臾，九牛莫制。豈有丈夫，忍以身試！”

這位船山先生，為明末清初大儒，以道德文章名世。但他知道，被惡習薰染的心，實在難以制伏，忽然發作起來，“狂在須臾，九牛莫制”！心性難制啊！

富蘭克林(Benjamin Franklin, 1706-1790)美國的外交家，政治家，文學家，也無愧於哲學家，當然，更以發明家知名。富

蘭克林對於美國獨立的貢獻，不減華盛頓。他寫的日記，絕不為自己文過飾非，幾乎可續懺悔錄的傳統。據說：那是為給他的兒子看的。其中不諱言自己的錯誤。他自知有錯，力圖改正，曾經模仿佛古人的方法，作好的事則放一顆白豆，作不好的事就放一顆黑豆，檢查起來，總是黑的比白的多。富蘭克林與真誠敬佩當世最有名的英國佈道家威特腓，二人是知交朋友，他常接待威特腓在家裏住；威特腓常為他祈禱，但富蘭克林認為自己總是沒有改變重生得救。推想他屬靈的情形，不乏誠信，可能是缺謙卑。

富蘭克林出道創業作的是印刷。還在二十二歲“高齡”，就自己作了墓志銘：

這遺體屬於
本雅憫·富蘭克林，印刷者；
(如一本舊書的封面，
內容已經殘破，
字跡漫漶金邊剝脫)
躺在這裏，作蟲子的食物。
但這書不會失去；
照他所相信的，將再次顯現
成為華美的新版本，
經他的原作者，
修訂並改正。

富蘭克林可以代表廣大群眾，縱有心向上，難勝力下流。他也未脫除當時啓蒙運動的影響，並不算是正統信仰的基督徒。但他相信有神，相信復活，並知道自己有罪。這是非常重要的起步，還有待邁出下一步。

違心與律己
有不少宗教人，過着人格分裂的生活；脫卸宗教外衣，啥事都作得出。聖經中的法利賽人，就樂此不疲。他們自己貪愛錢財，反叫跟從的人努力奉獻，連供養父母的養老金，都交給他作爲“格耳板”；他們發表高論宏論，卻是能說不能行。使徒保羅是極端分子，極其真誠，務求言行合一，幹不了兩面人的把戲；因此，他必須解決一個問題：

在我裏頭，就是我肉體之中，沒有良善；因爲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... 按我裏面的人，我是喜歡神的律；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，和我心中的律交戰，把我擄去，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感謝神！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(羅七:18-25)

這種情形，有人稱爲“天人交戰”，也有人說是“聖人的悲劇”；實在是治心與律己的問題。按一般的析理，律，分爲設定的律(Prescriptive Law)和驗定的律(Descriptive Law)。社

會的法律，由神頒佈的十誡到所有法律，設定“當”與“不可”要人的遵守；自然律沒有明文規定，但綜合的經歷觀察，知道有地的心的引力，使牛頓的蘋果向下落，不能往上飛去。正是如此，神的律法叫人為善，人也有心為善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；另有的肢體中的律，使人敗壞墮落，人卻欲振乏力，向上的不能！世俗的人，正好隨波逐流，趨下敗壞；但這遠不是聖徒的願望，所以就像人將要滅頂喊救：“我真是苦啊！誰能救我？”唯一的答案：“靠着耶穌基督！”

人被診斷為不治之症，自己確認無可救藥；唯一的辦法是進行換心。

換心

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，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。
(結三六:26)

古今的人都有過心難控制的經歷。人犯罪墮落的歷史，就是心失敗的歷史。隨之而來的，是罪惡的汎濫。如果能夠換心，豈不是好？看今天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情形，明顯的更有此必要。

這可不是說二十世紀的換心外科手術。1967年，南非開浦屯的巴納德醫生(Christiaan Barnard)作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宗心臟移植手術；嗣後有很多宗，算來已逾半世紀。但人心的條件不好，既然不能夠修復，也找不到好心可以移植；即使手術成功，品質也不好，絕不能離惡向善，更不能持久到永遠。所以神所作的，是使人的心改變。

今天說來換心從幻想，到普及，已經不是新事，還該算是陳舊了；現在說新的換心。

上世紀還有個流行的名詞，甚或過分使用。在這裏所說的是“革命”。其實，“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”本來有三千多年了。古時的鼎，是來烹調食物的器具，使用得久了，附着的食物沉澱積存，必須清除，才不致使作出來的食物變味，雖有易牙妙手的廚藝，也無能為力。所謂“鼎新革故”，就是把鼎傾覆，翻轉，用火燒除舊鏽。人並不耐燒，所以人的心得改變，這惟神能作。

我們可想而知，聖經中第一位蒙這恩惠的，竟然是個明星人物，本雅憫支派富二代“名叫掃羅，又健壯，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沒有一個能比他的，身體比眾民高過一頭。”(撒上一九:2)神差先知撒母耳膏立他，作全國的最高領袖，為神子民的君，藉他的手拯救被非利士人壓迫的百姓。在與撒母耳聚會後，“掃羅轉身離開撒母耳，神就賜他一個新心。”(撒上一〇:9)神的恩賜使他有智慧有能力，和他的位分相稱。他的心本來只在那幾畝田地，和幾頭驢上面；後來有了雄心大志，關心國事，想到抵禦仇敵，開疆拓土。這位開國君王，坐上了寶座，心又變了，驕傲悖逆起來，自高自大，“耶和華的靈離開掃羅。”(撒上一一:14)最初的換心，不得不以失敗告終。

掃羅的心越來越遠離神，建立自己的王朝，搞同鄉親族關係，想要代代相傳；打個勝仗，就為自己立紀功碑；並且嫉妒，迫害，追索大衛，違逆神的旨意。

神揀選大衛，作合神心意的王。先知撒母耳奉神的命到伯利恆，“用角裏的膏油，在他諸兄中膏了他。從這日起，耶和華的靈就大大的感動大衛。”(撒上一六:13)在以法他(伯利恆)大衛聽說了約櫃(詩一三二:6)，或許在那時撒母耳授予他使命感，他就知道以神的事工為念，不求自己的安福尊榮，立心為約櫃尋得安息之所。在作王得勝以後的安逸日子，他曾有犯罪失敗的時候。但他因神藉先知拿單的責備回轉，痛切認罪悔改，求神為他“造清潔的心，使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。”在這方面，大衛顯明不愧是神所立的王——他不是只想自己，蒙神賜他發達；仍然以國

家和人民為念，向神說：“求你照你的美意善待錫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。”（詩五一：10, 18）

無論如何，罪惡追隨着人類的脚跟。

在西乃山，神雷厲風行的頒佈了律法；以色列人民全體同意遵守。可是當摩西從山上下來，帶着神賜十條誡命硬體版本；就發現他們公然違背，鑄造金牛犢祭拜！不等摩西下山，他們竟撕毀所立的約。摩西乾脆就把神用指頭寫的石版摔碎！

在舊約下的以色列民，心未受割禮，不能堅貞守約；轉去跟從偶像邪神。聖殿和律法，並沒有能改變人民的敗壞；人民的心上無法無天，發展增長；瑪拿西賣國賣主並賣教，徹底背叛，甚至把偶像搬進了聖殿。最後，導致神的震怒臨到。他們悖逆神在所賜的地上事奉外邦神，神使他們在不屬於自己的地上事奉外邦人。亡國被擄分散之後，他們離棄了偶像，為自己的罪傷痛。神所定的七十年滿，神感動波斯王，允許餘民歸回本地，重建聖殿，設立會堂，教導自己的弟兄鄉鄰認識主。

可是他們證明自己存心不良。主耶穌把以色列比喻為葡萄園，那地上的居民不是好租戶，違約抗租，甚至殺害神的兒子。神奇妙的長久忍耐，竟然用神兒子的血，另立新約，是與所有信的人，立恩典的約。

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，正如祂作更美之約的中保；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一那前約若沒有瑕疵，就無處尋求後約了。所以主指責說：“日子將到，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—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的手，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，與他們所立的約。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，我也不理他們。”這是主說的。主又說：“那些日子以後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，乃是這樣：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，寫在他們心上。我要作他們的神，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，和自己的弟兄說：‘你該認識主。’因為他們從最小的，到至大的，都必認識我，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，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。”既說“新約”就以前約為舊了；但那漸舊漸衰的，就必快歸無有了。（來八：6-13 耶三一：31-33）

這所指的，就是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流血捨命，成就救恩，所立的新約；使信祂的人，得蒙救贖，罪得赦免；並有聖靈住在人的心裏，引導信主的人進入真理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得以承受永遠的基業。

先知以西結預先說到這應許：

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潔淨了。我要潔淨你

們，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，棄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，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；又從你們的肉體中，除掉石心，賜給你們肉心。我必將我的靈，放在你們裏面，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，謹守我的典章。”
(結三六:25-27)

為甚麼需要這新約呢？由於舊約下的民有瑕疵，也就是軟弱，缺欠，不能守約；新約的不同，聖經說：“何況基督藉着永遠的靈，將自己無暇無疵的獻給神，祂的血，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，除去你們的死行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？”(來九:14)不僅如此，這約也就是“遺囑”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捨命用自己的血，買贖了祂的百姓，不是再另行賣給誰作奴隸，而是“祂作了新約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應許永遠的產業。”(來九:15)

同心

水中照臉，彼此相符；人與人，心也相對。
(箴二七:19)

我們會聽見人抱怨失敗，說是別人不跟他同心。實在說，這樣講是不錯。有話說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”。看現在各行各業的失敗，就知道其不利，少不了是怪不能同心，就是要別人都必須同他的心，否則失敗罪在庶民，稍可安慰。可也得想想，二人的想法是得一樣的，不會都是一方面；不能有人蛇蠍其心，總是想對付別人，總是想他說了算；心，如何個同法？。

人要能同心，必須知道人心的共同性。

人可以照鏡子；即使沒有鏡子，可以臨水照臉，跟自己面貌差不了。那麼，別人的心和臉，可以發現也都是相似的，沒有誰頭上生角。所以不要以為自己高人一等，應該彼此敞開心。你想看見笑臉，自己先應該笑臉迎人；沒有誰願意一直看見長臉或怒臉。這就是開心另外的意思。若真打開心，讓陽光照進去，陰影就不見了。

有個牧童，日暮歸家，山谷裏有了妖怪，鬧得他父母也緊張起來，慌忙問孩子哪來的消息。牧童說：“今天我站在谷口喊叫：‘我恨你！’有個聲音也說：‘我恨你！’真的很可怕。我不敢再到那裏去了。”父親對他說：“孩子，不要怕！明天回去面向那裏站着，喊說：‘我愛你！’就會好了。”牧童勇敢的去試看；“我愛你！”迴聲：“我愛你！”牧童學得了驅除恐懼的方法。

同心甘苦

現今的社會，多數人都在忙，或使自己忙；談心的機會就少了。有些人一旦作了領袖，就失去了同人談話的機能——不是發號施令，就是聽取報告，只接受恭維。不會談心，是很苦的，也就無法“開”心。正如所謂：“流水不腐”。心，沒有交流，影響血液不流通，形成阻塞，自然不能避免腐敗。

不過，談心不是說瞎聊，曠日廢事。這裏說另一種談心。最聰明伶俐的人，也會有解不開的結，難處理的問題。如果能夠互討相論，事情也許可以解決。有不少的發明，是在普通人交談的時候，偶然觸發了靈機的結果。有常話說：“兼聽則明，偏聽則暗。”更有通俗的話：“三個臭皮匠，抵得諸葛亮。”很多的時候，人的問題是成爲孤家寡人，不“諸”，所以不“亮”。有陰翳幽暗的心，難作出光明的決定；也決定其前途不會光明。

馬其頓王亞歷山大，是古今最傑出的軍事家——他常打勝仗，他英勇。他崩逝的時候，發現他身上有二十多處傷痕，有的近於致命；不同的是，這些傷都在前面，背後沒有受傷。有些將帥卻是相反，身上別無傷處，只在背後逃跑時負傷。亞歷山大戰勝波斯，遠征印度歸來。天熱途中口渴。部屬爲他尋得山泉的水，老遠的捧來給他解渴。亞歷山大看着盃中的水，問說：“這夠一萬將士喝嗎？”

“當然不夠。”

王說：“那麼，我也不喝！”

這是最英明的領袖。因爲他知道人的心都是一樣的。你會口渴，平民生養的行伍列兵，也自然會口渴，同樣該體卹同情他們。統帥與將士能夠同甘共苦，才可以同心克敵制勝。他仿佛知道大衛王的事；雖然他未及讀到七十士希臘文譯本的聖經。

以色列王大衛，有過類似的事。

那時，大衛在山寨，非利士人的防營在伯利恆。大衛渴想說：“甚願有人，將伯利恆城門旁井裏的水打來給我喝！”這三個勇士，就闖過非利士的營盤，從伯利恆城門旁的井裏打水，拿來奉給大衛。他卻不肯喝，將水奠在耶和華面前，說：“耶和華啊，這三個人冒死，這水好像他們的血一般，我斷不敢喝！”如此大衛不肯喝。

(撒下二三:14-17)

可能大衛只是自己在輕聲低語，想到童年故鄉的水，越難以得到，似乎越是清冽甘甜。他的勇士聽到了，完全能夠體會領袖的心意，因為他們愛大衛，冒死穿越敵軍防營，打了水來。大衛看到他們對自己的效忠，已經滿足了；覺得應該彼此同心，向主效忠，因此，把水澆奠在地上，像是在神面前為盟，共同效忠於神。這是更高的肝膽相照的心志。

失去同心

絕頂聰明的所羅門王，可能是DNA出意外，偏生了個不肖子，是愚頑的羅波安。到他將要登位作王的時候，臣民們來見他請願，要求王體卹下情，減輕他們的徭役。自然的，王應該能夠痾眾在抱，人溺己溺，表現他的仁慈，才是偉大的領袖應有的襟懷。可是那位貴公子，剛好相反，竟然作威作福，誇張起自己威風，把得志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上，他不同情人民疾苦！羅波安聽從少年顧問團，着意擺出暴君的面目：“我父親使你們負重軛，我必使你們負更重的軛；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們，我要用蠍子鞭責打你們！”(代下10:14)他忘了他父親是誰，妄圖一時口舌之快，不思想人民的反應如何。結果“君之視民如草芥，民視君如寇仇”，誰有必要服事那樣沒人心的獨夫！一場動員大會，竟然烟消雲散！登基大典，可得無限延期了。

同心向正

大衛就不一樣了。他的心向耶和華。且從建殿事工來看，他向百姓宣告，是心口如一：“因我心中愛慕我神的殿，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...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？”(代上二九:3-5)因為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才可以風行草偃，一呼萬諾，向神獻心。

人民的眼睛雖然未必常是雪亮的；但人與人，心總是相對的，不能長久蒙騙所有的人民，在所有的時候。到一旦人們發現你別有居心，你領袖的寶座就消融了。

孟子說：“王與百姓同樂，則王矣。”他又說：“王如好貨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...王如好色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”(“梁惠王”)

孟夫子歷來最暢銷的話，還是他所說：“得天下有道。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”(離婁上)孟子又說：“天下之民，皆悅而願為之氓...無敵於天下，天吏也。”(公孫丑上)不過，“得民心者得天下。”得民同心，絕不是惑世盜心，使用欺騙的方法。

同心謀逆

大衛的兒子押沙龍，是傑出的野心家。他得人心的手段，造勢宣傳，還擺出溫和的嘴臉，無殊於“王莽謙恭下士日”；不過，押沙龍更為高明，不僅還禮加於庶民。他“派五十人在他前頭奔走”，善說小話，對於爭訟的人，不問情由，先說：“你的事有情有理，無奈王沒有委人聽你申訴，恨不得我...”；有人要向他行禮，押沙龍就“伸手拉住他，與他親嘴”，其表演藝術，超過現代政客。這樣，“押沙龍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。”（撒下一五:1-6）可惜，後來露出原形，這只是為他造反的資本，而且是造他父親的反！

無獨有偶，大衛還有一個兒子亞多尼雅，先假定他自己會作王，模仿押沙龍的那套，步其後塵；不多不少，也是“派五十人在他前頭奔走”。所不同的是，他不屑於拉攏基層民衆，他選擇同心的，是最具有有影響力的上層政治人物，互相利用——一文一武：亞多尼雅同元帥約押和祭司亞比亞他商議，舉行未成熟的登位慶祝筵席；但當聽到宣告所羅門受膏為王的消息，就各自作鳥獸散（王上一:5-7, 49）。

在敵擋神旨意的事上，世界的人容易結合：“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，臣宰一同商議，要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者”（詩二:2）。因為屬世界的人，不愛光，倒愛黑暗，勾結作壞事，會人同此心。在釘耶穌十字架時，黑暗勢力也不難合作：“從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仇，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。”（路二三:12）可以蠲棄政治上的矛盾，共同反抗神。

同心之利

有智慧的話說：“有人攻勝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，三股合成的繩子，不容易折斷。”（傳四:12）神子民蒙得勝的應許：“你們五個人要追趕一百人，一百人要追趕一萬人，仇敵必倒在你們刀下。”（利二六:8）這是多人同心，效果可以超越比例的疊加。

在地中海東岸邊的狹長土地上，生活着非利士民族。他們人口不多，但科技發達，與埃及人同有進步的冶鐵工業。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，他們感受到威脅（出一五:14）。嗣後成爲傳統的强悍仇敵，歷次侵擾轄制以色列人，至於“以色列全地沒有一個鐵匠”，連基本的軍工產業也不存在（撒上一三:19）。

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和他的從人，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”，突擊非利士的防營，激勵群衆跟隨；以農具和倉卒聚合的人民，靠主擊敗訓練有素，裝備優良的敵軍，以色列贏得立國以來的首次大規模的勝利（撒上一四:1-23）。

約拿單與大衛，表現誠實英雄相惜，同心相愛——“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，深相契合。...約拿單愛大衛，如同愛自己的性命，就與他結盟；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，給了大衛；又將戰

衣，刀，弓，腰帶，都給了他。”（撒上一八：1-4）同心是解除武裝，不設防。約拿單當然也不乏智慧，不僅識人，也同心為國。

同心見證

亞伯蘭（亞伯拉罕）蒙神呼召，離開迦勒底的吾珥，隨從神的引導，往應許之地。他的侄兒羅得也和他同去。他們各自有財物和牲畜：“因為他們的財物甚多，使他們不能同居。... 亞伯蘭的牧人和羅得的牧人相爭。”顯然羅得沒有想到該尊敬的本分，亞伯蘭知道，在周圍外邦人的注視之下，他們如果上演英勇的窩裏鬥，堅持“攘外必先安內”的私心，所以絕不制裁侄兒，那難算是榮耀主的事，就說：“你我不可相爭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，因為我們是骨肉。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？請你離開我：你向左，我就向右；你向右，我就向左。”羅得既不顧及親情，更不重視神的應許——“羅得舉目，看見約但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瑣珥都是滋潤的，那地在耶和華未滅所多瑪，蛾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華的園子，也像埃及地。於是羅得選擇約但河的全平原，往東遷移；他們就彼此分離了。... 羅得漸漸挪移帳棚，直到所多瑪。”（創一三：5-13）羅得明顯不注意所多瑪人的道德狀況。

所多瑪雖然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，但商業繁盛。財富引起城邦諸王間的爭戰；五王聯軍敗給四王，羅得全家和所有的，成為俘虜。有逃脫的人，來報告亞伯蘭。亞伯蘭與鄰近的幔利，和以實各並亞乃家族相處和諧，彼此結盟。“亞伯蘭聽見他侄兒被擄去，就率領他家裏生養的精練壯丁三百一十八人，直追到但。便在夜間，自己同僕人，分隊擊敗敵人，又追到大馬色左邊的何把；將被擄掠的一切財物都奪回來，連他侄兒羅得和他的財物，以及婦女，人民，也都奪回來。”（創一四：10-16）

年逾八旬的老英雄亞伯蘭，以少勝多，是因為愛侄兒，雖弱成強；長途追奔逐北，奮勇夜襲，大獲全勝。所多瑪王對這位偉大的解放者感恩戴德，願意把所有戰利品呈獻給亞伯蘭。亞伯蘭不願意沾染污穢，拒絕了財物的引誘，因為不能同心結盟。

至於羅得呢？他的表現頗失眾望：沒有“浪子歸家”動人的一幕，自然不適合於慶功感恩宴會；可連一句感謝的話也沒有，就低頭混在人群中，再走所多瑪的回頭路！是何心耶？

從亞伯拉罕的解放戰爭，我們看到同心行動的效果。原來得勝的城邦聯軍，各自注心擄獲的財物，不僅行動遲緩，更分心不能發揮最大戰鬥力，所以失敗。亞伯拉罕方面，本就敵眾我寡，自然必須同心協力，才有生存的希望，更不必說得勝的罕有機會了。同心的行動，為了美好的目標，有地方軍聯盟同心赴戰，得勇敢進攻，得神賜福，獲最後勝利。可惜的歷史記錄是，他們和亞伯拉罕的人同心，解放羅得一家；當然，亞伯拉罕清楚知道，外人參與合作，目標不同，是為了得分擄物（見創一四：22-24），

這原則必當分明。不過，本來應該是羅得家跟從亞伯拉罕 319 人的得勝軍中，一同解放外邦人！

同心團契

人因利害關連而結合，因利害衝突而分開。人間的盟約協議，多得不可勝數，好像是爲了撕毀而訂立，幾乎是每天都發生多次；甚至教會內也非少見。但真正屬主的人，“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爲一的心”（弗四:3）；有共同的意念和目標，“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”（腓一:5）。

這裏有一個特別的名詞“團契”。百年前，和合譯本聖經譯成的時候，還未普遍使用；今天教會已經常見了。基本的意思就是彼此“同心合意”，“相交”，“分享”等，為了上下文語境不同，必須分開同字異譯。但最重要的，最基本的，先有同心同靈，才会有通用目標，齊心努力一同有屬天生命，才可以有團契。“神就是光，在祂毫無黑暗...我們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祂兒子的血，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”（約壹一:5-7）我們必須先與神相交，才可以彼此相交；作光明之子，不僅與黑暗分開，還要同心合意，興旺福音，使光明照亮黑暗，直到進入主永遠光明的國度。

祝主賜福，加給我們上面來的能力，“離惡行善，尋求和睦，一心追趕”（詩三四:14）。不怕人少，另有一個心志，像基甸三百，“雖然疲乏，還是追趕”成就榮耀的事工（士八:4）。今天，後起奔跑信心道路的人，也要跟隨受苦的脚步，作基督的精兵，使“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見，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，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”（路四:18, 19）。阿們。

開心

喜樂的心，乃是良藥；憂傷的靈，使骨枯乾。
（箴一七:21）

常聽人說：人是啼哭着生下來的，可見他來的是一個悲慘世界。當然，孩子出生並不知道，根本無從選擇；但長大成人之後，都是跟着這樣說。

當你進入商店，服務人員笑臉迎人。雖然他們不一定開心可是，總比遇見宗教人，屬靈得可畏，一副長臉，在早晨見到，難免一日不歡。也許，這就是許多人寧肯去逛百貨公司，而不去教堂；必須去，就寧可參加晚間聚會的原因吧？

不過，話說在前頭，人如果“尋開心”，並不能得到。如果關心天上的事，關心別人，“開心”反倒會無意得之。

向同道開心

要開心，當然你知道“開心”是甚麼，希望你時常開心，至少可以大部分時間開心。可是，實際未必會如此。是很可惜的事。我們聽見過“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”；果真如此，實在太多了些。怎麼辦？可能聽到的答復是隨着一聲嘆息：“一言難盡！”真的很複雜，難以有個概括一切的萬應良方。不過，也許最根本的問題很簡單：不開心，是由於不肯“開心”！

使徒訓示團契的生活，是“與喜樂的人要同樂，與哀哭的人要同哭。”（羅一二:15）這並不是說，每天嘻嘻哈哈，是敞開心，大家才可以分享分擔，使天路容易走些。

摩西放棄王宮的快樂，並非由於失憶迷路，也不是失望，是願意與神的百姓同得應許（來一一:25）。耶穌是因為“擺在前面的喜樂”（來一二:2），才輕看羞辱和痛苦，以受死為得榮耀。

不要以為我在繞圈子，故弄玄虛。不，是簡單的真實話。

許多人找不到可坦誠相對的人。他過分相信自己有慧心，別人無法達到他的程度，不會了解他。如果這是說到專業知識，確實會有那回事。但一般的開心不開心，事情可就簡單多了。

脫軛負十架

使徒保羅寫信給一個教會，不妨稱之為“函授課程”。那個教會接受了福音之後，卻被人誤導，回到律法的軛下，每天在“應”與“不可”中間打轉。負軛的人自然不會常快樂。連田間負軛的牛，是非常忠實的榜樣，但沒有誰看見牛笑過，總是勞苦嘆息。

作了基督徒，還負律法的軛。既不得“罪中之樂”，如果又不能得福音的喜樂，豈不是失去平衡？

聖經怎麼說的呢？“你們當順着聖靈而行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。”（加五:18）這是說，沒有情慾的問題，釜底抽薪，就沒有勉強負軛的必要了。

這是真正的解放。正如果子是自然結出來的。

信主後，生活就恢復了正常，不必裝給誰看，是自然而然發出來的，是聖靈的果子。

聖經說：“聖靈所結的果子，就是：仁愛，喜樂，和平，忍耐，恩慈，良善，信實，溫柔，節制，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。凡屬基督耶穌的人，是已經把肉體，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。我們既是靠聖靈得生，就當靠聖靈行事。”（加五:22-25）

聖靈的喜樂

教會可以有輕鬆的愛筵，自古以來，就是團契節目的一部分，但不會總搞那些。“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義，和平，並聖靈中的喜樂。”（羅一四:17）說到謹慎言語，不單是

在講臺上，在生活上也是如此。“淫詞，妄語，和戲笑的話，都不相宜，總要說感謝的話。”（弗五：4）這是說，聖徒的言語以莊重正經為原則。不是說，沒有輕快的一面。正如在音樂中，有時也有輕快的節奏調和。

主耶穌是我們永遠的模楷。主的話裏有權柄，作天父的見證，有上面來的信息和能力，但絕不用威脅，壓迫；通俗，而沒有粗俗，低俗；有熱力，而沒有鍋下“燒荊棘爆聲”般的哄笑。今天也該知道，維持應有的莊嚴和水平，不能被潮流淹沒。儘可不偏執儀式，不高舉知識，但都能分辨幽默與滑稽，扮小丑的不同，難登大雅之堂的语言舉動，更該禁止出現在教會的聖堂。這是主持人和會眾共同的權利，不能放縱“坐下吃喝，起來玩耍”拜金牛犢的狂歡；認真確立防禦的底綫，要知道甚麼是不能忍受的限度。

盼望的果子

現在我們先單從“喜樂”來看。很奇妙，聖靈所結的果子把“喜樂”列在其中。通常把品德分為“熱”的品德和“冷”的品德。首先的果子仁愛，自然是熱的品德，末後的果子節制，該是屬於冷的品德。但只有喜樂不能算為品德。

一般形容開心的人，是“心花怒放”，但花不是果；我們能夠會心微笑，承認其恰當。但喜樂的果子，並不必笑，而是怡然自得的享受，更高一級。實在說，除非是職業性照相的人，每天得笑，那不免是造作。真正“喜樂”的意思，並不是鎮日合不攏嘴，更不是手舞足蹈不休；狂喜或許有之，但不會老那樣，以至成狂。如果得要工作，總得有該咬緊牙關的時候，就不能笑口常開。享受果子總得咀嚼咽下去，是笑不出來的時候；如果定要張口笑，沒疑問會失去！

同樣的理由，到教堂去聚會，不是去赴鬧劇，喜劇則可，鬧劇不同。是應該存敬畏聆教的心，需要慎思明辨。所以說，“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”（帖前五：20）。如果把講臺作戲臺，以搞笑為目的，講員變成了演員一不，道德劇的演員也不是逗笑的角色，因為丑角才是逗眼前歡的。因此，傳講主話的先知，不要招致人藐視他的講論，否則絕不會是真先知。聖靈喜樂的果子，並非開心果。

記得：如果您進入一座教堂，遇到儘是搞笑，要退出！不論怎麼說，儘是搞笑不會有教導，責備，教導人學義的功能。所以不如早退。如果人家要收費，先付點兒錢再走。

存心

你的財寶在哪裏，你的心也在那裏。(太六:21)

屬主的人，不該注心地上的財寶，今天這仍然是個問題，還是該想討主的喜悅。

我們常說“存心”如何。那是講宅心的意思。但聖經告訴我們，的確人可能把心存在一個處所——當然得是可靠的好地方，地上難找得到，那就是在天上。

聽見人說：“日子不好過！”通常指經濟困難，並不是他用另一種時曆。其實，日子最不好過的情形是，“瑪門”成爲人心裏的主。為避免這種情形發生，不是要增多銀行存款，是把心存在一個可以放心的所在。說來簡單得難以相信：存財即存心。

心存在天

耶穌這番話，是對當時的猶太群眾講的。在那以前的近七百年來，這個民族受盡了苦難。國破家亡，被擄分散到各地，遭受了歧視，折磨，在大部分異邦，還不准許擁有土地。靠作小生意，和手工，胼手砥足，金錢得來不容易。到了耶穌的時代，是作羅馬人的殖民地。既然沒有政治上的自由，沒有復國建國的盼望，既然已經無國可愛，還能怪他們愛財嗎？

耶穌告訴群眾，要積財在天，似是一個極端的信息：

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... 因爲你的財寶在哪裏，你的心也在那裏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燈。你的眼睛若瞭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！一個人，不能事奉兩個主；不是惡這個，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，輕那個——你們不能又事奉神，又事奉瑪門。(太六:20-24)

主耶穌叫人認真思考，要把財寶放在天上。在地上積財，真是難以“放心”的事。不僅金屬的財寶會銹壞，絲帛和紙幣，還將給蟲子蛀蝕；賊會入室偷盜錢財是古已有之，還會長翅膀向天飛去。貨幣貶值的事，在古時還是少有的；因爲貴金屬大致可以國際通用，現今卻多的是。

二十世紀末，貪心發展到新高度。曾有人說：“要想搶銀行，先自己開銀行。”更得多加小心。

心存故國

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又復活升天。祂在地上的教會，受了許多苦難。到第四世紀，羅馬康士坦丁皇帝皈依，教會

所受迫害，才大致緩解。但猶太人卻不是那樣。從主前七世紀亡國被擄，到波斯古列王施恩准許他們歸回本地，卻不是復國。接着是被希臘和羅馬征服，過着殖民地的生活。馬克伯戰爭後的勝利，雖然有短促的獨立；但內爭的結果，是迎請羅馬來解決。耶穌基督道成肉身，是生在羅馬統治下的巴勒斯坦。可是“祂到自己的地方來，自己人倒不接待祂。”（約一：11）宗教人藉外邦人的手，把主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；祂捨命流血，為世人的罪，成就了救贖，第三天復活升天，應許還要再來。

兩次反抗羅馬（AD 66-70, 132-135）獨立戰爭，更導致人口過半被殺；正如耶穌為他們的罪惡哀哭時說的：“耶路撒冷啊！耶路撒冷啊！你們殺害先知，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。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，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們不願意。看哪！你們的家成為荒場，留給你們。我告訴你們，從今以後，你們不得再見我，直等到你們說：‘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’！”（太二三：37-39）接著是一千八百多年的國破家亡！猶太人拒絕承認耶穌為彌賽亞（基督）；但他們並不放棄所盼望的彌賽亞，作為心靈的寄託。

猶太人固執的心繫故國，或生或死，願意回到那塊自己的土地。即使自己不能回去，全世界各處的猶太人，也紛紛大量捐集錢財，極為慷慨的濟助生活在苦難土地上的同胞，後來這項專款名叫“克盧卡”（*khalukah*），以相對不多的人口，竟達超越許多國家的全部生產值。可見他們人民實在的存心。

1897年，第一次錫安運動會議，在瑞士巴瑟召開，赫茲勒（Theodor Herzl, 1860-1904）。當時的英國政府，是殖民地的老大哥，慷慨願把非洲烏干達的部分土地（今肯雅），作為安置猶太人的領域。錫安運動經過討論和辯論後，還是謝絕。重病在身的赫茲勒，舉起右手，用希伯來語，引述詩篇第一百三十七篇：“耶路撒冷啊！我若忘記你，情願我的右手枯乾。”後來以色列人，多次歷經火的試煉，最殘酷的，是希特勒納粹的最後清除大屠殺（The Holocaust）。總數約六百萬猶太人被害。那個戰後1950年代後期特用語詞，是宗教用語，相當於完全焚燒的“燔祭”。（Joseph Telushkin, *Jewish Literacy*）

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這個古老的民族，部分流落在全地的人民，奇妙的再回到故土，建立起一個國家——以色列。雖然他們熱愛那個名字，只是並沒有大衛的後裔坐在寶座上。保守的猶太教人士，也不肯承認那個政府。

心存故土應許之地，但忘記賜應許的神。對於天國的國民來說，心不曾存在基督永遠的國度，仍然是最大的問題。

願所有神的子民，誠實的檢驗自己：不是計算地上所有的數字，要知道自己存心如何，你的心存在哪裏？

誠心

你所喜愛的是內裏誠實。(詩五一:6)

現今的世代，誠信成爲稀有品。“誠於中，形於外”，就愈值得重視。內心的真誠，必然表現於行動。也就是說，真正的信仰，必然見諸行爲。

誠，實在說來，算不上甚麼品德，事情本來就該那樣。心裏怎麼想，就該怎麼說，怎麼行。最惡劣的人，也願意人對他誠實；對神更是這樣，簡直是常識。

心靈誠實

耶穌在早期事奉中，有一次，從猶太地回加利利去，途經撒瑪利亞的叙加。時當午正天熱，門徒們去買午餐，耶穌坐在路旁井邊歇息。有一個婦人來打水。耶穌藉疲乏口渴要水喝，同她談起話來。從口渴，談到心靈的需要。叙加的婦人宗教知識不多，問題倒不少。她問起在基利心山上，或錫安山禮拜的差別。耶穌

告訴她基本的問題：“婦人！你當信我；時候將到，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... 神是靈，所以拜祂的，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。”（約四：21-24）

耶穌知道這是個聲名欠佳的婦人，先後有五個丈夫；加上現在同處一個屋頂下的不是她的丈夫。這不是她的烹調問題，先後五位男士犧牲了；而是先於現代的分離。主指出這事實；她沒有推諉。主也知道她的誠實。這婦人認定耶穌是“先知”（18, 19節），認罪，不遮蓋品德問題；耶穌宣示自己是“彌賽亞—就是那稱為基督的”（25節）。向神誠實，向人誠實見證；撒瑪利亞婦人當天就成為本地宣教士，而且有效有果。

那城裏有好些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，因為那婦人作見證說“祂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，都給我說出來了。”

於是撒瑪利亞人來見耶穌，祂在他們那裏住下。祂便在他們那裏住了兩天。因耶穌的話，信的人就更多了，便對婦人說：“現在我們信，不是因為你的話，是我們親自聽見了，知道這真是救世主！”（約四：39-42）

明顯的，這是誠實信主，敬拜主，真切的見證。

心誠現於表

帖撒羅尼迦是使徒保羅宣道時建立的；在那裏停留三個安息日，時間不超過一個月（徒一七：2）。這新教會已經很有長進。使徒對這教會很滿意，顯明是蒙揀選的，能夠明白真理，更有表現督所存的忍耐... 在大難之中，蒙了聖靈所賜的喜樂。領受真道，就效法我們，也效法了主”，甚至作了那地區“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；因為主的道從你們那裏已經傳揚出來，你們向神的信心，不但在馬其頓和亞該亞，就是在各處，也都傳開了，不用我們說甚麼話。”（帖前一：3-8）又說：“甚至我們在神的各教會裏為你們誇口。”（帖後一：4）這長進的教會是工人的光榮，不僅能宣道，還有信心，愛心，盼望，都表現於見證。

心裏如何，必須誠心，表現於外，才可以看得見。當然，這不是表演。

真誠信心

耶穌在世事奉，到了湖畔城市迦百農講道，聽道的人很多，屋滿欲爆。有一個癱子來求耶穌醫好他的病。可是情況不對，無路可接近主。四名抬他來的人，仰望上面，發現向上還有出路，就把他抬上屋頂，拆穿了屋頂，縋下在耶穌面前。他們不僅費偌大氣力，同心辛苦抬癱子，也準備給人家修復屋頂。耶穌完全明白，這不尋常的舉動，不是外表的宗教情感，是從真誠信心的種子發出來的。

耶穌見他們的信心，就對癱子說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！（可二：5）

為甚麼那樣的急切？是由於真實的信心。在場的文士心裏議論耶穌赦罪的問題（可二：6, 7）。他們並沒問信心怎看得見的。那才是更該問的。當然，在識透一切的主面前，人的心“都是赤露敞開的”（來四：12）。就是在平常的世人面前，人家也都能夠清楚看得見你的信心。有行動的信心，能夠使人得赦罪。所以見證不是作出來的，是屬天生命的自然的流露。

真誠愛心

不僅信心是看得見的，愛心也應該是看得見的，而且比言語更重要。比不停的談愛更真實。在離世之前，主吩咐門徒：

“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——我怎樣愛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相愛。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衆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。”（約一三：34, 35）

也許，問題很簡單，講論“愛”太多，忘記了“彼此”。

現代流行在教堂建築的上面，放個十字架的標識；這不是初期教會的規矩。初期教會是沒有的，因為他們連教堂建築也沒有。那時的信徒，在家居外面，裏面，以至信徒的身上，都沒有十字架的記號。耶穌也並不曾首先提倡使用任何記號；祂只吩咐門徒：“我怎樣愛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”——這是基督徒的記號，因為像基督。有基督彼此相愛的心，“衆人因此就認出”；不用任何外面的記號，“誠於中，形於外”，愛心必然有行動。既然衆人可以看得見，這是愛心的見證，基督徒愛心的見證。失去真誠的愛心，熱心於外表的記號，或是不得已而為之。

耶穌基督吩咐門徒：“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着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，猶太全地，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。”（徒一：8）可是，耶穌並沒有教他們如何見證——並不是耶穌忘記，作耶穌的見證，那是後來別人發明的。不用敦促聽衆決志，是他們來問：“我們當怎樣行？”（徒二：37）不僅猶太人；到了歐洲，腓立比的獄卒也是問：“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？”（徒一六：30）

真誠盼望

彼得書信提到“在巴比倫”的教會（彼前五：13），是隱指與神國度為敵的羅馬；同時顯明所處的環境艱難。儘管如此，使徒保羅在被軟禁候審的時候，“傳講神國的道，將主耶穌基督的事

教導人，並沒有人禁止”（徒二八:30），表明還是有談論傳播的自由。這樣，不論是問道，或是查問，都可以見證真理。

不要怕人的威嚇，也不要驚惶，只要心裏，尊主基督為聖。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，就要常作準備，以溫柔敬畏的心，回答各人。（彼前三:14, 15）

在初期教會，還沒有發展群眾佈道的方法，果真那麼作，必然成為自投羅網，是殉道之路。所以最有效的見證，是等別人來問道。使徒彼得所說的，就是這樣的設境—有人從信徒的身上看到些甚麼，發生了興趣，主動的來提問。問甚麼呢？不是執經來問難，是問心：“先生，您心中為何有某種盼望？給我們看出與眾不同。”初期教會的殉道者，首先被他們英勇見證感動的，是執刑的人。他們甘願站到將受刑的人列中，代替他們的地位。

甚麼！你可曾經驗過人來問你？如果有，你的見證就成功了。這不是說，等某些人有觀心術來問道，是說人看出你心中的盼望，那當然是在行動上表現出來。現在這樣的情形，大概比較罕見；所以教會增長成了新科學，而且是軟科學，教會並不顯著增長。因為現在少見有人對基督徒“心中盼望的緣由”動問，因為他們看不出來，乏於興趣。

說來事非平常，連“基督徒”這個名字，也不是產自耶路撒冷。起於巴拿巴和保羅（掃羅），在安提阿教會工作；“他們足有一年的工夫，和教會一同聚集，教訓了許多人。門徒稱為‘基督徒’是從安提阿起首。”（徒一一:6）用歷史的記述方式，是說教會有好的教導，門徒接受並遵行，表現出其良好的品德，與眾不同；外人看見了，就稱他們為“基督徒”。這是說，不僅他們傳講基督，而且確認他們像基督。

傳福音的困難，不在於外在客觀的環境，而在於信徒主觀的表現—信，愛，望，依然必定可以引人興趣，特別有效的見證出信仰典型：誠於中，形於外。

這是速成的教會增長法，但是真實的，行之有效。

仁心

你們的心如何，你們並不知道。(路九:55)

門徒的心有問題，不是得找心臟科醫生修理。用現代的話說：“你們思想有問題！嚴重的思想問題，應該作檢查！”

“你們的心如何，你們並不知道！”主耶穌對核心的門徒雅各，約翰兄弟這樣說。

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斷語。跟了那麼久耶穌的門徒，竟然會不知道自己的存心！怎能知道主的心呢？主既然對早期的門徒那樣說，也可以對任何門徒說同樣的話。當然，我們也不例外。

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，是因為不明白主的心，不知道主的使命，也就無法明白門徒自己所負的使命。耶穌說：“人子來，不是要滅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”(56節)這不僅是嚴肅的責備，也大聲對所有基督徒的心說，必須知道我們是幹甚麼。

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，存在着古老的問題。因為當以色列被亞述所滅，擄掠人民，強迫遷徙；又“從巴比倫，古他，亞瓦，哈馬，和西法瓦音遷移人來，安置在撒瑪利亞的城邑，代替以色列人；他們就得了撒瑪利亞，住在其中。”(王下一七:24)亞述的民族政策，是混合移民，使他們沒有單一的文化和歷史，就阻絕他們反抗復國的可能。可是，他們還有宗教信仰的傾向。統治者就允許他們自由選擇混合信仰——“他們又懼怕耶和華，又事奉自己的神，從何邦遷移，就隨何邦的風俗。他們直到如今，仍照先前的風俗去行；不專心敬畏耶和華，不全守自己的規矩典章...”(王下一七:33-35)。

古列王在位的時候，神所定七十年的期間已滿，施恩允許猶太的餘民歸回，以斯拉和尼希米領袖他們，建造耶路撒冷城牆並聖殿。“那地的民”，就是當地的混雜住民，自告奮勇，也來要求志願參與同工，遭受到嚴峻拒絕，以為他們“無權，無分，無記念”(斯四:2-4 尼二:20)。

據約瑟夫(Flavius Josephus, A. D. 37-c. 100)的猶太古史記載，後來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東征路過，支持後參巴拉派，在基利心山上另建聖殿，自起爐竈，任命他女婿的後代為大祭司。他們只接受摩西五經，不承認其他的先知，更不以“耶和華立名的居所”，為耶路撒冷錫安山的殿。撒瑪利亞的叙加多夫的名女人，還振振有詞，敢於對耶穌提出異見：“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，你們倒說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”(約四:21)她指畫的山就是基利心山。耶穌告訴她，不在於禮拜的地方，和外面的儀式，而是在於所敬拜的對象，真正“用心靈和誠實拜祂”(24節)。因那無名婦人的見證，許多人信了耶穌，也接待主耶穌和門徒，住了兩天。作基督徒的人，有聖靈的果子，首先是仁愛。

過了兩三年，耶穌在世事奉的末期。這次是耶穌率門徒面向耶路撒冷去。佈道團經過一個撒瑪利亞人村莊。長久種族文化的摩擦，宗教信仰的差異，形成深深的積怨。不求互相了解，彼此任其堆積發酵，種族的成見，不僅沒有好話說，也缺乏人與人

間的善意。門徒曾見證了叙加婦人的誠實悔改，經驗了鎮上人的款待，仍然表現那麼差勁。

現在，因另一個村莊對他們的態度不同，“雷子”的脾氣來了！雅各，約翰難以接受“不”的答復，要求耶穌准許他們使用以利亞的信心，吩咐天火降下，把那整個村莊燒滅！那可是所多瑪受的刑罰，僅因人家不夠客氣，拒絕接待，未免罰亦過當。耶穌指出那可不僅是一時衝動，是由於心的問題：他們的“心如何”？心裏存着盈餘的恨和凶殺！那與不信的人又有甚分別？可真令人難以置信，已經三年跟隨主，即將畢業，他們如此沒有仁心，自己居然不知道，怎麼能夠及格？更莫談作宣教士了！

耶穌在“登山寶訓”，就給了人一支衡斷心的金尺，其刻度是宇宙性標準：“無論何事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要怎樣待人。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。”（太七：12）仁民愛物，就是有同情和憐憫。這兩兄弟的心，不僅充滿恨和報復屠殺；如果那時手裏有原子彈，不惜早就使用，連平民婦女孩子們，一概毀滅；當然，那表明信仰的純正，有忌邪的心性！

幸而另一位“保惠師”來了。耶穌上十字架付出生命的代價。耶穌說：“我將真情告訴你們：我去，是與你們有益的；我若不去，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來；我若去，就差祂來。...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，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。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，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。”（約一六：7-12）約翰是“主所愛的那門徒”，但他自己知道，還不是愛主的門徒，因為他還不知道自己的心裏如何，所以不能愛主。主所應許的果然成就。五旬節聖靈降臨，約翰明白了自己的心，知今是而昨非，讓基督在心中作主，有了主的心，成為愛的使徒，以為主用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艾克曼(Adolf Eichmann)，是執行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主要凶手。戰敗後逃到阿根廷16年，被逮返耶路撒冷受審判。庭審的時候，目擊的見證人說，他看起來像個普通的店員。有人近距離端詳，然後哭了：“其實他跟我那麼相像，我心裏也可能作出同樣的事！”每人心裏都有個艾克曼，似是很驚人的事，只因為神的恩典，沒有成為現實。唯一的艾克曼，於1962年五月三十一日被處絞刑。就刑前，他最後的話說：“我是個理想主義者。”若不是主的恩典，多少人可能假“理想”之名，成為凶殺的動力。

一切種族和文化的差異，都不應該阻隔主耶穌十字架大愛的傳播。連根拔除，捐棄所有“恨人主義”的理由和偽裝！

有主的仁愛存在心裏，才可以作和平之子，在聖靈引導之下，去傳達和平的福音。

交心

我兒！要將你的心歸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。（箴二三：26）

不同於政治組織的爭持，不同於幫派的爭雄，不同於異端的爭取，不同於邪教的爭利，雖然都可能使用一個語詞：“交心”——他們要你相信他，作他們的同路人。政客親吻孩子，熱情握手，為要你贊同他的政策；店員笑臉迎人，歡迎光臨，為要作成交易。但主是另一種方式。好牧人並不會施威嚇，也不會用利誘；你絕不能想像，祂會說：“你不交心給我，我就割除你有分於永生基業！”要知道分辨另一種獨特的聲音，那是好牧人召喚羊的聲音，用慈愛的聲音，勸你如同勸兒子的聲音說：“我兒，要將你的心歸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愛我的道路。”（箴二三：26）這聲音是極其柔和的，忍耐的教導你，敬畏神，行智慧，正直，公義。你能聽見祂還說：“我兒！你當聽，當存智慧，好在正道上引導你的心。”（箴二三：19）

人很像是羊，目光短淺，缺乏遠見，也容易迷路。“我們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”（賽五三：6）可是羊又不像老馬識途；羊自己回不了主人的圈。牧人“既放出自己的羊來，就在前頭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為認得他的聲音。”而且為了尋找迷羊歸家，好牧人得“為羊捨命”（約一〇：4-15）這正是基督耶穌道成肉身，在十字架是流血，買贖人歸祂的行程。

你是否忍心拒絕祂，或決定真實的行祂的道路呢？清夜捫心，該思想自己所行的如何。作鸚鵡學舌容易；不過，自己常行的是另外一套。

人心裏真怎樣思想，在於其行出來。

心中有主

你們總要自己省察，有信心沒有，也要自己試驗。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，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嗎？
(林後一三:5)

先說“在心裏”的意思。如果說：“你心裏還有你父親嗎”當然不是甚麼稱讚的話，可以聽得出語氣來一意思是“該尊重，考慮你父親”，甚至可說：“依照父親的觀點”。當然，翻譯不是解經。

那麼說“棄絕”，就不要延伸到不得救的方面，只是“不合格”的意思，是用“地峽運動會”的語詞（參林前九:27）。“豈不知...若不是不合格”，少說也有些彘頭，故用“棄絕”一想是譯者力避連用三“不”，就把“不合格”或類似負性語詞，譯為“可棄絕”。

正格是說，信徒“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”（腓二:5），是最重要的原則，凡事想到耶穌基督，從耶穌的角度看事，行事。如果用類似的話說，就是一你心裏還有爸爸嗎？常這樣想，就可以作好孩子。

有一位聖徒說過：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卻沒有把埃及從心中除去。這需要看作“非常需要”！唯一正確的道路，就是心裏有基督。

王陽明學說，心中有主，是知行合一的基礎。用聖經的話來說，更容易了解。

今天教會的問題，特別是屬靈領袖，心裏存的是世俗觀念。這不是虛無的話；“你們總要自己省察...也要自己試驗”！是實際的，科學的事，可以自己知道。怎樣作？怎箇知道？簡單得很，心裏有沒有基督。

有的人心中裝滿各樣雜說，如浮雲蔽日，在他心裏找不到基督。有的人有眾多的教師，基督是他教師中的一位，在適合的時候，可以捧出基督來，說：“也算我一份。”有基督在心裏，完全是另一回事。不是以基督為眾先知中的一位，而是以基督為唯一的道路，踏出的每一步，是行在基督的旨意裏。他真因基督而有的滿足喜樂，寧有主而不願意擁有任何世上的東西，這樣，就以主為誇口。

有的基督徒，常混在屬靈人的陣營裏，與人交談的時候，心卻會羨慕人的財富地位；心在世界，常談論世人富而有名，表明他的羨慕，由於其“自卑情結”，會恨屬靈的人。這不是說，要進行“洗腦”，把一切記憶和計畫都抹掉，才可以專一效忠基督，而是生活有新的向度，總是把基督擺在面前。

聖經最長的詩篇，可稱為詩篇的榮冠，說：“我思想我所行的道，就轉步歸向你的法度。”（詩一一九:59）

一 思念天上的事。使徒勉勵信徒：“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，就當求在上面的事—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。你們當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”（西三：1-3）這不是由於人的意志，也不是出於法律的拘制，是由於復活的屬天生命，發生這樣自然的傾向。就像聖殿的建築師，在外面走路，同別人一樣，官感也不超越別人；他看到一棵橄欖樹，心裏就說：“這可以作殿牆的護板！”望見一株挺拔的香柏木，就想：“這是殿中的棟梁之材！”更有幸發現，“匠人所棄的石頭，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”（彼前二：7），就在上面建造，成爲主居住的所在。

天上的事，才是永恆的事。這地上的言語，心思，意念，都帶有孩子氣，是“孩子的事”（林前一三：11）。心在天上，不是盤算父家的居處，天堂的景色，生命果子的滋味，生命河水的品質，雖然那些都是真實的，但不勞費心，主已經為你預備。你只需要以主爲中心，事奉祂，敬拜祂。求主開我們的心竅。

一 主平安在心裏。“在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愛心—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主；你們也爲此蒙召，歸爲一體，且要存感謝的心。”（西三：15）基督徒的記號，就是像主愛我們的彼此相愛。有了與神的和平（西一：20）；也必然有與人的和平，就是主的平安在心裏。

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，在神面前謙卑俯伏；作以色列人的最高領袖，帶他們出埃及，面對叛逆的群衆，他能夠向神宣告：“我沒有奪過他們一匹驢，也沒有害過他們一個人！”（民一六：15）摩西站得正直！

撒母耳在從公衆服務退休前，公開宣告：我在神和人面前清白，不曾虧欠誰；“若有，我必償還！”（撒上一二：3）他的聲音夠響亮！

使徒保羅傳福音到外邦人中間，爲主的名受許多苦難，叫人藉基督與神和好。他說：“我向你們信主的人，是何等聖潔，公義，無可指摘；有那麼作見證，也有神作見證。”（帖前二：10）

一 主的話在心裏。“當用各樣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，豐富豐富的存在心裏。”（西三：16）耶穌基督說：“人若愛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；我父也必愛他，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，與他同住。”（約一四：23）神兒子降世爲人，主基督耶穌在地上，住在世人中間，行動生活，是真正的言行合一；也惟有祂，能證明自己不是從魔鬼來的，有屬天父的生命，敢於向所有的人挑戰：“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？”（約八：46）惟獨基督，能夠說這話。祂就是真理。

一 思念好人好事。“凡是真實的，可敬的，公義的，清潔的，可愛的，有美名的；若有甚麼德行，若有甚麼稱讚，這些事你們都有思念。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，所領受的，所聽見的，

所看見的，這些事，你們都要去行，賜平安的神，就必與你們同在。”（腓四：8,9）主是良善的。如果心中有主，必然嚮慕良善的事，並且效法主，把主表明出來。

行義，並不能使人在神面前得稱義；但稱義的人，必然會行義。因此，使徒教訓教會，要思念好事，並且效法，並說：“你們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樣。”（林前一一：1）這話多麼像基督的使徒！必須能夠這樣說，因為他能夠這樣行。這才是使徒，不是假冒的使徒。因此，才可以作眾人的榜樣。所有的領袖，都應該這樣；否則必然失敗。不幸的是，也實在不乏實例，足以作為鑑戒。

說來簡單，使徒保羅的教訓，也並不是甚麼高言大智，沒有深奧的神學理論，可以自己檢驗，可以自問——“有耶穌基督在你心裏嗎？”

一個不把基督放在心上的人，也不會把主和祂託付的放在心上。就好像以色列的惡王亞哈一樣，作了不少事，有時要很勇敢；只為了自己忙碌，心不在主；一個先知的門徒，表述復加演示，是為傳達一個重要的信息：要着心看守所託的，不能捨本逐末。“正在忙亂之間，那人就不見了。”（王上二〇：40）

主耶穌講述完登山訓眾，給了簡明的結語：“凡稱呼我‘主啊，主啊！’的人，不能都進天國；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能進去。”在祂檢驗的時候，儘管有許多豐功偉績表現，那不能作為證據。當那日，主明明的告訴他們：“我從來不認識你們！你們這些作惡的人，離開我去吧！”（太七：21-23）主的判斷，不在於所作的工，在於作工的人。

比如一個小孩子，在逢年過節的時候，父母或親友給他珍貴的東西；因為他還不懂得怎樣保管使用，如果讓他持有，很有可能損毀或失去。“好孩子，給爸爸怎樣？”有的孩子就交給父親了。孩子放心去上學了，去玩耍，或就作他的事去了。父親沒有忘記那是孩子應得的。長久的日子過去了。孩子沒有多問。好容易盼來新年。父親給他一個驚喜：父親奇妙的還給他，並且增長了許多，又加上豐盛的慈愛。

一個把心交給主的人曾說：“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，作使徒，作師傅。為這緣故，我也受這些苦難；然而，我不以為恥。因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，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，直到那日。”（提後一：11,12）這是使徒保羅的見證。

英國的名牧司布真（Charles Hadden Spurgeon, 1834-1892）有極美的名言說：

你一無幫助的時候，仰望神作你的幫助；有許多幫助的時候，看到神在所有幫助你的人裏面。你在神以外別無所有的時候，看神是你所有的一切；在你甚麼都有的時候，看神在萬有裏面。在任何環境，全心單仰望主。

這番話，很能夠說出交心的真義。

英國衛理公會創始人約翰衛斯理(John Wesley, 1203-1791)一生忠勤事主，不為自己。據說：在他離世的時候，所遺留的，只有一刀，一叉，一湯匙，一茶匙。還有屬靈功業，長久見證。

所有被主十字架寶血所買贖的人，有與生俱來的責任，不論生活工作在甚麼殊方異域，自己不能預知，不能預備，同樣的要向主交託你的心！可以放心，主必然保守，引導你所行的路，直到祂的旨意完全成就。

忠心

你務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。(啓二:10)

忠心是人對神對人的基本品德。

中國傳統文化的“八德”——“忠孝仁愛信義和平”，以忠居首位。歷來最受人崇敬的人，他們可能有別的缺失，但絕不會是不忠的人。

作為南宋的名臣，文天祥並不是以文章著稱，也不在於其韜略武功；雖然他一生從沒打過有規模的勝仗。不過，他生命傑作的“正氣歌”，成為史冊彪炳的典型，繼續激勵許多人。

效忠的對象

正如中文字所表示的，“忠”必然有個對象，將所忠於的人，或事，或物，放在心的中間。所以使徒保羅說：“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標杆直跑，要的神在基督耶穌裏，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。”（腓三：13,14）

古代以君王為忠的對象，對於朋友或配偶，都應該忠；在處事上，不能夠為人謀而不忠；對所託的財物要忠心，但不能以物質為崇拜的中心。信徒必須要對神忠心，所以主耶穌說：“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。”（太六：24）

人的信仰，就是對於所信所敬拜的對象效忠。信仰神，不僅是信神的存在，不僅止於知識，必須“盡心，盡性，盡意，盡力，愛主”，這就產生非常大的熱力，以至如星火燎原。在基督教會歷史上，有使徒保羅，連不信以至反對教會的史家，也承認他是改變世界的人。

古羅馬以法治傲視當世，在法庭上見證，必須有根有據。反對他的人說：“我們看這個人，如同瘟疫一般，是鼓動着普天下眾猶太人生亂的。”（徒二四：5）這絕不同於可有可無的幻想，是極有感染力的傳播。

效忠的概念

耶穌說：“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”（路九：23 太一六：24）圍在耶穌身邊的人，有許多是跟而不從的。明顯的，真正跟從的人，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人—首要的是奮不顧身。有很多加入耶穌陣營的人，為的是要得甚麼，如同雇工，心在報酬。作門徒是要捨，捨所有，捨己。

十字架的記號是：“好牧人為羊捨命。”（約一〇：11）那不是商標，不是裝飾，是路標。

對主效忠，必須忘記自己。如果一個運動員，在上場之先就先決定，安全第一，保持距離等一套規範，以不弄髒制服，不擦傷皮膚... 這些“自我防衛優先”的原則，對於運動員，仿佛是要他帶着鐐銬賽跑，把衝刺置之度外，不介意獲取榮耀。

保羅在還能得自由行動的時候，宣告他的目標：

“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裏要遇見甚麼事。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證，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。我卻不以性命為念，也不看為寶貴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，證明神恩惠的福音。”（徒二〇：22-24）

這段話擲地錚錚有聲，說明自己只有一個目標，堅持自己的信念，完成主交託的使命，不怕任何困難，不計任何的代價，甚至不以個人性命安全為念，只要成就主的旨意，以主的成功為

成功；唯獨定意不移，奮勇前往。這是忠心。更特殊的是，他反對所有人的意見，看來是一場沒有可能勝利，不會功成名就。英雄事業不能缺少的，是勇進態度，所需要的是冒險精神。惟有這樣的運動員，才可以完成最後的比賽，放下手中劍的時候說：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[賽徑]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；從此以後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。”（提後四：7,8）

忠心的標準

耶穌的末世(末事)論，是對門徒講的，說到祂的再來，和世界末後必有的事，但沒有說到甚麼時候再來；因為天父的旨意，是要向信的人顯明，如何才是忠心。

隨時準備

今世之子投機取巧，善於在眼前事奉，討人的歡喜。但忠心是全心全意，全時間的事奉。耶穌說向門徒說到祂確定再臨，但神的旨意是不先宣告：“要儆醒，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，人子就來了。”如同賊夜間來，絕不經過送帖子定約會的手續。主再臨也是如此。“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，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裏的人，按時分糧給他們呢？”（太二四：45）

充分運用

當然，不是每個人都能作英雄，成就驚天動地的偉業。但每個受託的人，要同樣的忠心。忠心的僕人，沒有甚麼工作是輕賤的。耶穌在離世之前，所說即將遠行的主人，託付僕人資本，要他們經營的比喻。

在那個比喻中，主人將往遠方去，按着才幹不同，分別交託僕人銀子，要他們善加運用，要為主人營利。一個受託五千銀子，一個受託二千，另一個受託一千。主人不在眼前，那時，沒有通訊設備隨時請示，又沒有遙控工具監視，只憑各自忠心如何自己去幹。過了相當長的時間，主人回來了，要他們交出業績報告：那領五千的，沒有見錢眼開，偌大筆銀子，先自己花銷，或私下運用；兢兢業業的經營，居然獲利百分之百，賺了五千！那領二千銀子的，無暇嫉妒別人手中資本更龐大，不看鐘錶，也不翻檢日曆，同樣的忠心努力辛苦工作，夙興夜寐，也獲利豐厚，賺了二千！那領一千銀子的，知道不是無足輕重的事；不是懶散成性，就是懼怕失敗負責任；此君把資本掘地深埋，讓它安然睡覺。主人算帳的時候，他手捧原來的銀子，也許還頗得意：“請看，你的原銀子在這裏！”一分未增，也一毫未減，可算是忠心的保守派！他很聰明，怕追究責任，先主動抱怨主人：“主啊！我知道你的忍心的人，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，沒有散的地方要聚

斂，我就害怕...”（太二五：14-30）。表白他敬畏的心，一番畫蛇添足的說辭，這麼多年以後，也可以看出是不忠心的推脫。

比喻沖淡“才幹”的差別，而注重欣賞充分運用；再來的主人對“又良善，又忠心的僕人”（太二五：21, 23）加以完全一樣的表彰。主人當然不會不曉得算術，但在那裏，他不採取“算術即戰術”的工商業化標準。盛筵在歌樂中開始了。燈燭輝煌，慶祝主人歸來，獎賞僕人忠心經營成功，並不是重要節目。同時，也判定那埋藏才幹而不用的僕人：“把這無用的僕人，丟在外面黑暗裏，在那裏，必有哀哭切齒了。”

忠於所事

忠心於主天國事工的人，知道所事奉的是誰。對於至高榮耀的神，沒有大事與小事的分別，重要在於定心在所事奉的主。

有詩說：“看哪！僕人的眼睛怎樣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手，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和華我們的神，直到祂憐憫我們。”（詩一二三：2）這是說，心常存敬畏，忠於神的指示，不敢亂動手。在創造之初，神吩咐亞當修理看守伊甸園。他賢伉儷就是採一籬筐果子來吃，也沒有問題；只是他竟然受蛇的引誘，吃了神禁止的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（創二：15-17 三：6）。看似小事一樁，不值得計較；但錯在人聽另外一個聲音，就是不忠於神，犯了人間最大的罪——聽從魔鬼的話，不忠於至高的主，造成人類墮落，“罪從一人入了世界”。

從這劃時代的犯罪行動，不僅受到影響，也該作為永遠的鑑戒。忠心沒有自己選擇的標準；應該鄭重記得主的話：“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義，在大事上也不義。”（路一六：10）

使徒保羅嚴肅等待自己的職分，因此他諄囑教會：“人應當以我們我基督的執事，為神奧秘事的管家——所求於管家的，是要他有忠心。”（林前四：1, 2）值得我們欣慰的是，“我們”是所用的語詞——不僅是使徒自己，也包括隨從他的隊員，那些“小人物”，連名字都不容易記得，但在主面前，一名都不會忘記：只要忠於所事，不僅登臺說教，作主的口；連跑腿送信的郵書郎推基古（弗六：21），代筆書記的德丟（羅有六：22），提沉重錢袋的提多（林後八：23），保羅給予第二次機會事奉的馬可（提後四：11），法律顧問西納（提三：13），隨行醫生路加（提後四：11），帶病從征的特羅非摩（提後四：21），隨工人移居的老闆亞居拉和百基拉伉儷（徒一八：18），代表並繼承人提摩太（林前四：17 腓二：19-23）後勤供應的以巴弗提（腓四：25），也不得不提，還有先後陪監的同囚至少六人（羅一六：7）... 據數計，使徒保羅在書信中提名表示個別關切的個人超過一百，可見保羅的偉大和可親。“並一切同工同勞的人”（林前一六：16）都蒙主記念。

這位“外邦人的使徒”，當然沒有種族歧視，這是非常超越時代的。他也沒有性別的差別待遇。在羅馬書信，保羅首先向非比問安，她善於幫助人(羅一六:1)。他也不忘記羅馬的名門閨秀百基拉，這位勇敢的女性，還放在丈夫亞居拉的前面，賢夫婦為了使徒的命，“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”一因為是自由人，或門第有關，有資格受表示尊貴的斬首死刑(羅一六:3-5)。下面還繼續提到多位姊妹的名字(5-16節)。

忠於目標

夏伯渝在2018年五月十四日，登上世界上的最高點，珠穆朗瑪峰，完成他43年的夢想。更值得敬佩的是，他在26歲登山的時侯，因為把自己的睡袋讓給隊友，以至下肢凍爛，被截去雙腳，此後只能使用配製的假肢。但他沒有灰心喪志，不廢棄登峰的最初目標，繼續努力，屢次挫折，總是不達目的誓不甘休，終於完成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夙願，看群山俯首！

使徒保羅有更崇高的目標，立定心願效法主，“仰望為我們創始成終的耶穌”(來一二:2)，決不妥協，決不半途而廢。所有全心跟從的基督徒，同路人，也應該有同樣的心志。

忍受苦難

啓示錄是，年老的使徒約翰，受主的命寫給小亞細亞七教會的書信。其中有個示每拿教會，受主的讚賞，而沒有被主責備的話。他們有甚麼品質呢？可能令一些人感到意外：他們不是教堂建造堂皇，不是奉獻多，工作盛，這些都沒有。然而教會的主對他們說：

“我知道你的患難，你的貧窮(你卻是富足的)，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毀謗話——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，乃是撒但一會的人。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。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叫你們受試煉；你們必受患難十日。你務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。”
(啓二:9,10)

這個教會，似乎在世界上一無所有，顯得微不足道；但他們在主看卻是富足的一忠心，對主忠心，實際表現是受得苦，經得試煉。但多麼感動人的信息：“我知道”！全知的神，知道我們的心思，意念，行動，計畫教會的前途，陰間的權勢不能勝過神的教會。主有目的，能夠保全，所有的試煉，不是要毀滅，只是煉淨，預備成為美好的器皿；神容許魔鬼有限的範圍，不是把所有的人，是把中間的幾個人下在監裏；不是長久超過所能忍耐的，是有限的“十日”時間。但神我信祂的人所預備的，是永遠榮耀生命的冠冕，主向聖徒所要的，是至死忠心。

在大馬色的路上，主揀選口吐凶殺話的青年激進分子。主對亞拿尼亞說：“你只管去。他[掃羅]是我所揀選的器皿，要對外邦人和君王，並以色列人面前，宣揚我的名；我也要指示他，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。”（徒九:15,16）主絕不是先讓他表示決志，才揭示受苦的道路，而是言之在先。使徒保羅在傳福音的時候，就先聲明：“我們進入神的國，必須經歷許多艱難。”（徒一四:22）所以患難臨到的時候，才不會感覺意外：“因為你們自己知道，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。”（帖前三:3）祝我們都能以“受苦的心志作為兵器”（彼前四:1），忠心到底。

使徒我們前面的見證人—保羅絕非自誇，他告訴教會，忠心不是高尚的表現，是在於來自上面高尚的任使。他說：“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，我們主基督耶穌，因祂以我為忠心，派我服事祂。”（提前一:12）揀選，差派的是主，加力量支持的是主。我們所有屬主的人，也應該背起十字架來，至死忠心服事。阿們。

禱告：天父啊，我感謝你！你以永遠的愛愛我，差遣你的獨生愛子基督耶穌，在十字架捨命流血，買我歸你。我完全是永遠屬你的。我願意把自己交託你。求你的聖靈引導我，使我靠你而活，為你而活。奉耶穌基督的名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